

我的表哥叫长安,世代祖居豫东龙都城南二十公里的张庄。他是我堂伯父的外甥,论辈份我称他妈妈为三姑,按年龄他比我大两岁,又排行老大,理应称大哥,不过我喜欢叫他安哥,觉得这么叫亲切。他的名字为何叫长安,我忖度或许是上辈子人吃够了社会动乱之苦,取长久安宁之意吧。

光阴荏苒,屈指已知安哥乃是天命之年。他中等身材,国字脸,唇阔且稍厚,声如洪钟,慈眉善目,面带自然微笑,给人一种具有亲和力的厚重之感。论学历,他是博士。论职业,他是京城正厅级干部,这在古代相当于五品州官。乡亲们说起安哥无不伸出大拇指夸赞:“长安真是有志气,牛!人家老坟地里就是有青云之气。”人们仅看到安哥成功的今天,而他过去奋斗的苦难历程,就鲜有人知了。

我对安哥倍感亲切,这种亲情是从小积淀的。小时候,我堂伯父有五个闺女,没有儿子,伯母将我认她膝下做干儿。每年春节,我去给伯父伯母拜年,这时候安哥也来给他们拜年。于是,我俩就有了见面的机会,能够在一起放炮仗,玩耍说笑,绽放童心,那时我就感觉安哥有一种亲和力。不仅如此,三姑和我也是对好姐妹。当时,我家有一台旧蝴蝶牌缝纫机,能缝补衣物,三姑时常带些布料让我妈帮着做衣服或被单之类。那时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都是公社社员,家家都是凭劳动力挣工分分粮食吃饭。安哥家姑父经常在外帮人制砖烧窑挣点工钱,三姑一人在家操持生计,家务农活一肩挑,还要照料六个儿女,是生产队里的缺粮大户。我家和他家一样,父亲在外乡做工,妈妈一人在家干农活做家务,也是缺粮大户。妈妈和三姑是同病相怜,因此,每次见面心里话特多,相互倾诉,没完没了。

安哥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农忙时干农活,干一天记五个工分,每个工分的价值是一角五分钱。农闲时,拎着箩筐拾粪,五斤粪记一个工分。其间,还干过翻淤压沙,就是把两米深地下的淤土挖出来,覆盖在地面的沙土上,改良土壤结构,防碱化。还干过用人力车去三百里外的西山拉煤,把煤拉回生产队里砖窑建房。还干过挖河修路建水闸等杂役。夜阑人静,安哥常深思,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当农民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的路又在哪里?他有一种怀才不遇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与无奈。流水无痕,水滴石穿。光阴无情,利刃锈钝。久之,安哥身心疲惫,神情麻木,胸中暗淡渐残。

1977年,中国高等教育考试制度恢复。平地一声春雷,安哥为之振奋。他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光明和希望,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于是,他重新设定自己的人生坐标,并坚定不移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奋进。理想不是一时的冲动,若实现它仍需要艰苦的努力。高等教育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高级中学的知识,然而,安哥仅学过初级中学的课程,他要想参加高等教育考试,就必须学习高级中学的课程。于是,他向别人借来了高级中学的课本,如饥似渴地学习。三姑担心他读书的底子薄,家里又有许多农活需要干,怕他考不上大学,就悄悄问他:“能行吗?”安哥说:“不试怎知!”三姑无语,只是让安哥少做农活,多学习。

刘光远

# 我的表哥

悴。三姑心疼,暗自落泪。识字者视之,称其为当世范进。白丁视之,说他是傻瓜废物。更有恶意者常抛来鄙夷乜斜的白眼。然而,安哥不为外界干扰所动,持之以恒地学习,再学习。

不料祸从天降。临近高考,一日安哥去集市购物,他的小书屋着火了,回来见到的是一堆未燃烟灰。安哥蹲地抱头痛哭,众人唏嘘不已。书屋为何无端着火?终成谜。当时安哥欲报案,姑父三姑竭力劝止。这火烧掉了安哥的希望,他的心在滴血。祸不单行,安哥病倒了。第二次高考,安哥虽坚持拖着病体勉强参加,仍无果。

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达目的誓不休。安哥有股子不服输的倔劲,现在他也只有华山一条路了。他要第三次参加高考。这次他吸取了闭门造车的教训,决定走出家门到外面开阔眼界,与人交流,取长补短,积累经验。安哥打听到县师范学校开办了高考复习班,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那时,安哥在县复习班学习是非常艰苦的,家里没有钱,只能自带干粮。每到吃饭时,别人都去学校食堂吃饭,他只能啃干馍,就咸菜,喝白开水,晚上睡觉就和衣躺在教室课桌上。可是,安哥在学习上非常勤奋,每天他总是坐在教室第一排,认真听讲,仔细做笔记,有疑难问题就向老师请教。课后,他积极主动和同学们交流,相互提问,互帮互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三次高考,安哥终于金榜题名,考取了全乡状元,考上了省城有名的财经大学。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安哥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他终于成功了。

不经风雨,难见彩虹。正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安哥为农村穷苦孩子们树立了榜样,实可敬可佩可颂也!

## ※ 小小说

### 幸福的驴

李乃庆

刘老汉吃过午饭习惯躺在床上“眯瞪”一会儿。“眯瞪”后醒来不知道干什么,忽然听到院子里他养的那头黑驴“嗯啊——嗯啊——”地叫起来。刘老汉走到黑驴的眼前,那黑驴立即停止了叫声,并“噜噜噜”地打了个响鼻。刘老汉听到这声响鼻才意识到是中午忘记喂它了,那驴饿了。

就在这时,有两个年轻人到了他的院子,手舞足蹈地对着他的“黑毛”拍照了好一阵。他也不知道两个年轻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么喜欢他的“黑毛”,就让他们拍了左边拍右边,拍了前面拍后面。

没几天,刘老汉家来了一个长得宽面大耳的陌生人,自报姓名叫赵大头,说想买他的“黑毛”,一开口就给两千元的价格。刘老汉想到因为这头驴经常和老伴生气,就答应卖给了赵大头。

刘老汉把缰绳递给赵大头的时候,“黑毛”意识到它将永远离开这个生它的地方,心中倍感凄凉。惊诧地瞪着那大大的驴眼,泪汪汪地“嗯啊——嗯啊——”叫了几声,似乎在问:“主人啊,我怎么了,你怎么把我交给了一个不认识的人?”

“黑毛”被卖掉的第二天,村里一个喜欢读书的帅小伙拿着报纸来到刘老汉家,一见他就念起:“XX村惊现陈州驴。”记者近日到地处偏僻、交通非常不便的XX村采访,在刘老汉家意外发现纯种陈州驴。该驴粉鼻,粉眼,除肚皮为白色外,其余皆黑得发亮,并且体格硕大,结构匀称,颈长而直,耳长且宽,前胸发达,脊甲长,肩部宽,肋骨开张,腹部充实,尻宽而长。据《陈州志》记载,陈州驴饲养历史悠久,明清时期境内饲养较多。1984年被全国马驴育种委员会鉴定为优良品种,命名为“陈州驴”。由于农业机械化的迅猛发展,近年很少有人饲养,濒临灭绝状态……

刘老汉听了半天不知道年轻人说的是什么。最后那年轻人告诉他,那两个拍照片的人是记者,他的“黑毛”是纯种的陈州驴,上了报纸和电视。刘老汉听到这里十分后悔卖掉“黑毛”,但已经晚了。

由于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严禁领导干部在高档饭店消费,一些会所和“特色”小酒店生意都红火起来。陈州城一些大饭店的老板也相继租用家庭小院开办了独具特色的狗肉馆、元鱼馆等等,



远方是从小憧憬的向往,  
五彩的梦幻像野草般疯长,  
课堂上增长着求知的欲望,  
田野里吮吸着五谷的芳香。

每当走在村头小河旁,  
凝视远方唱着童谣畅想——  
那都市、森林、大海,是我想象的远方,  
梦幻里,飞向远方,澎湃着金色的渴望。

伴着春风、阳光、雨雪、寒霜,  
困苦孕育着灵魂和精神的力量,  
无数个夜晚希望之梦在彩云间徜徉,  
攀登命运险峰成为君志所向。

早春的寒气挡不住迎春花怒放,  
盛夏的骄阳普照着贫瘠的土壤,  
深秋的枫叶飘动着放飞的梦想,  
寒冬的冰凌怎能凝结住火热的心房。  
铁一样的意志凝聚着生命的力量,  
纯洁的心灵追寻着远方,  
十九岁的肩上挑着希望和理想,  
英姿勃发走向军营、走向疆场。

青春的花蕾在汗水的浇灌下绽放,  
振奋的精神把热情的探戈奏响,  
部队熔炉锤炼了体魄健壮,  
年轻的胸膛里沸腾的热流奔放。

上世纪60年代,我还是小孩子,回忆起母亲当时经常做的颇有些技术含量的拿手活儿,还历历在目。

仲春季节,天已大暖,母亲在筹划着养蚕的事情。

为保暖起见,蚕卵是在大衣柜里的破棉被中存放的。母亲小心地扒出一张均匀地分布在一块儿粗布上的像油菜籽一样的蚕卵,放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暖上一周左右,就有蚕的幼虫像蚂蚁一样破壳蠕动了。等待这些小生命慢慢稠密了,母亲就用一支鸡羽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拉到一张大幅的硬纸上,给它们撒上切碎的嫩桑叶,他们就开始吐丝了。没有孵出幼虫的卵继续暖,直到孵出全部幼虫为止。

过了一周左右,这些小家伙不好好吃东西了,并且柔软的。我诚惶诚恐地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却笑笑说,这是蚕在休眠,过一天就好了。一天过后,小家伙们果然活跃起来,又恢复了先前的生机,并且明显见长了,已有一寸多长。母亲又把它们平均分放在一张席子上。喂他们的桑叶也不需要切碎,只要切成条就行。就这样越长越大,母亲又把它们分放到几张席子上。这些蚕姑娘的食量也越来越大,母亲越发催着我们采桑叶。只要采来桑叶,成堆成堆甚至连同树枝尽可以往上放。只是不能带露水,否则它们就会拉肚子,生病。吃得多拉得也多,母亲就要不时地清理蚕沙(蚕的粪便),还把这些蚕沙晒干存放,说是以后可以装枕头,有清火的作用。

大致到第五眠的时候,蚕已长成虫了,有两三寸长,并且滚圆滚圆的。晚上就能听到它们吃桑叶轰隆轰隆的响声。母亲这时候慌了,找来几个竹筐,里面插满树枝,把蚕全部放在这些树枝上,并且不让我

靠近,不让我们说狂话,怕惊动它们。还要特别注意防鼠,好让它们安安静静地结茧。

等到母亲不在场的时候,出于好奇,我就偷偷地到近旁看,只见这时的蚕姑娘更漂亮了。他们不再进食,慢慢排完体内的最后一粒粪便后通体发亮,慢慢又由白变黄。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满树枝挂满了白花花的蚕茧,像花生的形状但比花生饱满得多,鼓鼓的。又是那样白,白得让人眩目。平日里那些生机勃勃的鲜活生命现在都不见了踪影,静静地成为蛹呆在茧壳里,让你去猜想去评说。

母亲欣赏着这些杰作,终于欣慰地笑了。

暮春时节,下了一春蛋的老母鸡成天卧在窝里,我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说它已经歇窝了,正好该解鸡雏了。母亲把其他母鸡下的蛋都集中起来,平摆在窝母鸡的身下让它一并孵化。这只母鸡可负责任了,不论白天黑夜整天卧在窝里,把鸡蛋拖得严严实实,好几天才走出来一会儿,啄些食,排排便,又立即回到窝里,继续它的工作。

一周以后,母亲把卧窝母鸡身下的蛋一个个拿出来,对着光线逐个照,照出有雏的就放在窝里继续孵化,没雏的就淘汰掉。

过了半个月,母亲烧干盆温水,把正在孵化的鸡蛋放进去,进行最后一次的过滤。那些沉在水里一动不动的鸡蛋一定

是没雏的,就要淘汰掉;那些在水里像不倒翁一样微微晃动的(被人们戏称为小鸡鬼水)一定是有雏的,就要保留下继续孵化。

俗话说“鸡鸡二十一”,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孵化到整整二十一的时候,就听到“啪啪”的小鸡啄蛋壳的声音。紧接着,就看到雏鸡露出了黄脑袋,又啾啾地叫着慢慢挣脱了蛋壳,给这个多彩的世界增添了生机,增添了希望。

老母鸡把小鸡雏幼小的身体暖干后,就领着它们从窝里走出来,好像是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使命。这时看那功绩卓著的老母鸡,身体下面的羽毛褪掉了不少,背上和两侧的羽毛乍着,好像一个披头散发、斜胸露怀的妇女。不过它对小鸡护得很,如果有喜鹊等鸟类向小鸡俯冲,它就向上蹿起老虎高迎战那些不怀好意的家伙,如果有小猪小狗靠近小鸡群,它就一阵乱啄驱逐它们,即便是人类靠近,它也是追着啄,直到你走开为止。

母亲把早已煮熟的小米撒给小鸡吃,看着这些小生命频频啄食,我们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过去都是穿粗布,不管是上衣下衣、内衣外衣全都是粗布。要穿粗布就要织粗布,母亲和其他劳动妇女一样,到了春天或麦后农闲季节就要张罗着织布。

母亲先把纺好的线打成线拐子,再用浆水浆一浆,增强线的粘度,提高线的韧

## 诗二首

刘杰

人生感怀  
岁月如流意不平,  
半生案牍每三更。  
文章未负少年志,  
一片冰心是旧盟。

咏荷  
菡萏映霞光,  
赤烟生绿房。  
飞扬翠羽过,  
犹带玉荷香。

## 中山温泉宾馆①

童新生

中山故土三乡地,  
罗三妹山南麓情。  
民族骄子霍英东,  
温泉宾馆誉美名。  
往昔鬼蜮舞翩跹,  
今朝神州龙图腾。  
改革不走回头路②,  
众志同圆中国梦。  
注:①中山温泉宾馆,中国

大陆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由港澳著名企业家霍英东先生等人投资兴建,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名,于1980年12月28日正式开业。  
②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下榻中山温泉宾馆期间登上罗三妹山,并发出改革开放的最强音:“不走回头路。”

## 咏岳飞

草木

至今思岳飞,  
聊吟满江红。

## 秋实满院

韩学先

硕果弥散香甜气,  
甘棠始觉滋味全。  
天地若能懂世趣,  
再添康寿庆丰年。

硕果弥散香甜气,  
甘棠始觉滋味全。  
天地若能懂世趣,  
再添康寿庆丰年。

## 青春的旋律

李国省

为了一季  
你执着地开放着阳光抑或风雨  
无暇顾及月儿的问候  
抑或风儿的叹息

风险挑战  
你信手把个人得失丢在风里  
你和常人一样  
有过抱怨委屈  
也时常为之困扰压抑

赞美是多余的  
正如赞美天堂的美丽  
妒忌是多余的  
正如妒忌节序的消息

你和常人不一样  
你从未任它发酵  
恶化成一种悲观的情绪  
你习惯以换位思考的方式  
把它调理得无声无息

站在时间的前端  
紧拥着温暖的信念  
默默地把拳头攥起  
用青春的步伐丈量奇迹

在你的生命里  
青春是一首乐曲  
激情昂扬和谐  
是其永恒的主旋律

## 母亲的拿手活儿

张国营

度,使其挺括。然后络线子,就是把线拐子上的线放到络子上,便于松放。接下来是经线子,两端拽上橛子,母亲让我蹲守在其中的一端,她手里拽着几绺从络子上松放下来的线子在中间来回走动,跑到我蹲着的一端就把线子递给我,我就往橛子上挂一下;跑到另一端她自己就弯下腰往橛子上挂一次。循环往复,一直把络子上的线经完。现在有一个俗语,若看见某个人来跑,就说他跟经线子一样。

母亲将经线的线子缠绕成一个大线团,就进入下一道工序——穿扣了。从线团中心将交叉线头掏出,用两根竹棍也叫交棍穿过交叉头,将交棍两边用绳子连接固定,让线子始终保持交叉状态。然后把经线搭在支架上,去掉绑着的绳子,把线抖开铺平。穿扣以后是穿编,也叫递头。编是由一根根编丝组成的,每根编丝中都有一个圆孔,穿编就是让经线一根根从编丝中的圆孔穿过。往往是母亲在一边穿,让我在另一边接。每一根线对应好一根编,直到穿完所有的经线。

最后就是织布了,手脚并用,双手轮流操作。右手投梭,穿过经线交给左手,左手拉动吊着的绳框,拍打一次纬线,这时脚踩踏板一次。然后左手把梭子穿过经线回右,左手再拉动绳框,拍打一次纬线,循环往复。

织成的布根据需要再染成黑色、蓝黑色或浅蓝色。母亲不光会织白布,还会织花布。花布的经线有不同染好的颜色,比如红色、蓝色、黑色,错杂有致。纬线也要变换不同的颜色。

可以说,从纺花、织布到做成衣服,浸透了母亲无尽的心血和汗水。

闯  
关  
东

陈晨  
摄